

罗石贤 著

福

72
13-3

女禍●●

罗石贤 著 ●

湖南文艺出版社

女 桐

罗石贤著

责任编辑：李渔村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198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5 插页：1

字数：223,000 印数：1—5,800

ISBN 7—5404—0438—8

I·356 定价：3.90元

如果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普希金

目 次

第一章	风流野味	(1)
第二章	年轻猎手	(11)
第三章	进城之路	(22)
第四章	情场失足	(37)
第五章	恍惚的人	(52)
第六章	经理忧愤	(69)
第七章	姐妹情怀	(82)
第八章	丛林伏击	(98)
第九章	绿绿堕胎	(117)
第十章	精神分析	(136)
第十一章	西方的梦	(143)
第十二章	祸起萧墙	(164)

第十三章	色情讹诈	(180)
第十四章	青青厄运	(199)
第十五章	失踪之谜	(217)
第十六章	魂断大江	(232)
第十七章	血染工地	(251)
第十八章	死牢情话	(268)
第十九章	官场人网	(282)
第二十章	法庭辩论	(301)
第二十一章	空空荡荡	(319)

第一章 风流野味

“即使整个地球毁灭了，这个野味店不能毁，在地球毁灭之前，我们要设法把它搬到宇宙航空站去。当然啰，搬别的星球也可以。哈哈，的确！老甘呀，你这个野味店开得不错！你的两个妹子是一流的，服务态度是一流的，菜的味道没得说——标准一流的……”

他翘起大拇指，一连说了三个“一流的”。要不是野味店主人，农建队包工头甘知苦亲自在场，耳闻目睹，他无论如何是不会相信的。要知道，说这话的人不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美食家，而是丹阳市江渚工业开发区赫赫有名的人物，江南化工总厂工程指挥部工程处长马得明。人称“铁腕基辛格”的马处长，刚挨四十，年富力强，在工程质量管理上向来以“三老”“四严”，专挑毛病找岔子令包工头们望而生畏。现在居然得到马处长毫无保留的赞美。听说马处长进了“三梯队”，就要由县团级处长升地师级副指挥长，谢天谢地！

马处长是在为一批准备投标的土建工程交底的洽谈会上，发表这番宏论的。地点在野味店二楼的雅座。雅室房间不算宽敞，摆一张带转盘的大圆桌，十把骨牌凳，刚好。昨天马处长同甘知苦打招呼：“明天的洽谈会由你的公司去张

罗作东道主，我只带张嘴！”甘知苦受宠若惊。参加“呷谈”尚只邀农建队包工头，这是马处长的指示。僧多粥少，又受桌席限制，甘知苦对席位的分配是极其慎重的——慎重得就象美国国会大厦里分配议席一般。甘知苦是工地上实力颇大的环城农村建筑公司经理，公司下面已拉起了三支总共三百人的农建队伍。他的三个包工头加他自己，占去四个席位，马处长那边还邀请了跑腿的小陆、小解两个左臣右相，剩下三个席位，给了三个竞争力不强的外地包工队。其中刘大脖子那个队，屡出事故，已经搞得摇摇欲坠，焦头烂额。甘知苦在心里扒着小九九：不要过多少日子，他就可以吞掉那条受伤的小游鱼了。

“绿绿，快给马处长添酒！”

“飞鸿走兔，野味中的上品，来来——”他欠起身，给马处长碗里夹了一腿野兔肉，同时给“一流的”女儿递了个眼色。

甘绿香二十三岁，正当青春芳龄，又忒长得风流花俏。她一手端酒瓶，一手搭在马处长肩膀上，满满斟上一杯酒，浪笑地说：

“马处长，该罚你三杯酒！”

马处长回过头，装得极严肃地问：“噢？你这么说事出有因？”

绿妹子嘴一撇，扯了个媚眼：

“你刚才说人家什么来着？”

“哦——”马处长不愧才思敏捷，“我没说你的坏话，只说了你是一流的……”

“我要是一流的——”绿妹子今天特意化了妆，两片红

唇似吐着撩拨人的信子，“我就不会在这里搞个体户，学扈三娘开店子！”

“哦，你不是一流的，是二流的——开的水泊梁山扈三娘的人肉包子店？”

“你坏！你坏！你坏……”

绿妹子扬起两只拳头，在笑得前合后仰的马处长肩膀上乱捶。同时她胸脯上那对圆滚滚的“人肉包子”，也就喂给了一起一伏的马处长的脊梁。

“好了好了，我认罚，认罚……”马处长投降似地把两手举到肩膀上方摇摆着，“不过我们得机会均等，我跟你猜拳行酒令行不行？谁输了谁喝！”

“行，”甘绿香收住笑，花马吊嘴地喊，“马处长看得起野味店，还要把野味店搬到宇宙航空站去，我甘绿香今天舍命陪处长，也要让马处长喝个够……”

“来吧？”

“来吧！”

“齐合手，高升——！”

“齐合手，八码——！”

“齐合手，五斤魁——！”

“哈哈哈哈……”

“嘻嘻嘻嘻……”

“马处长输了，该马处长喝，马处长喝！”绿妹子真不愧是个风流搏浪，而又善于逢场作戏的里手，她端着酒杯，眉横冷黛，面含春霰，胸前一对鼓鼓的“人肉包子”挨了上去，去给马处长罚酒，罚得马处长心里痒痒的，酥酥的，喝了一杯又一杯，舒服透了。

雅座里腾起一阵高过一阵的欢笑声，鼓掌声，吆喝声。下午五点开始的“呷谈”，已经进行了两个多钟头，这阵已临近高潮了。那些“陪呷”的从昔日的农村酸甜苦辣中走来的包工头们，现在的任务是“陪笑”。即使因“中标”前途未卜，心急如焚，根本笑不起来，但还得笑。要冲相互灌酒的马处长和绿妹子拚命笑。笑得脸上肌肉麻木，僵硬，笑得大张着嘴，笑出眼泪，裤裆里笑出尿来，还得陪笑。因为他们明白，包工队的命运，“钱都”（前途）捏在马处长手里。

甘知苦有女儿周旋，他不必陪笑。瞅着喝得两颊飞红，满脸开花的马处长，他心想：酒已有了五六分。他拉亮雅室的壁灯，枝形吊灯，顿时满屋生辉。他端了两只剩下残汤剩水的空盘子。朝楼下营业间走去。天黑了，早过了饭时，营业间留下的客人不多了，他最珍爱的掌上明珠——满妹子青青，已在伙房里洗刷盘盘碟碟。他把空盘子搁在案板上，压低嗓子冲青青说道：

“青青，你再炒两盘新鲜可口的野味，送到楼上去。”

“嗯喏。”青青甜甜地答应一声，连忙丢下手里的碗碟，去张罗炒菜。

“等店子里客人一走，提前关板子算了。”甘知苦补了一句。

“怎么要提前打烊呢？”

“我不在乎这几个钱，”做父亲的盯着四个女儿中长得最娇小，最惹人怜爱的小女儿，用手指指楼上说，“马处长还在楼上。青青，你炒好菜，穿身干净衣服，上楼陪马处长多喝几杯。”

其实甘青香根本不用穿戴，不用打扮。她仿佛不是父母，也不是艺术家能够创造，而只有大自然能够生成的一件杰作。她白玉观音般的脸蛋，观音手中的甘露瓶一般既修长而又富于曲线美的身姿。无论哪一点她都比姐姐绿妹子长得更甜美，更匀称可人。不多一分，不少一分。一双含情默默的眼睛，象夜空中两颗闪亮的星星。小巧的鼻子，小巧的嘴巴，脸颊两边若有若无的小巧酒窝儿，处处迷人。把她丢在深山里，她便是山林仙子。搁在雪原上，是白雪公主。摆在水边，又是一条连蠢人都会触发奇想的美人鱼……

“爹，我可不会喝酒，”十九岁的青青偶尔还在父亲跟前撒撒娇，“哼，我不去，姐姐不是在那儿吗？”

“你姐姐是只螃蟹，只会手舞足蹈，没有你的心儿细。”甘知苦当上经理后，学会了运用“女儿外交”，“青青，你不是会唱几支‘邓丽君’吗？你就唱几支歌给马处长助助兴！”

“哦，丑死人了，”青青撅着嘴，拿手锅在火炉上爆炒那盘山鸡杂碎，手锅不停地簸动着，好象在颠簸着她自己的羞涩和腼腆，“要去爹你自己去嘛！”

“愣妹子，店堂里由爹来收拾。”说着，甘知苦真的去营业间收拾碗碟，揩抹桌面。每端一碟子碗碟进来一次，他就跟小女儿求情似叮咛几句：

“青青，只要你去陪马处长喝得高兴，就给爹办了件大好事。”

“妹崽，你们姐妹在马处长面前说话，比爹灵得多。日后你们都要同马处长，同马处长跟前的小陆、小解搞好关系，人家想关系还关系不上哩……”

经不住和尚念经般的唠叨，青青终于解下油腻腻的胸兜儿，端着刚出锅的两盘野味，娘娘上轿般极不情愿地上楼了。

望着女儿消逝在楼梯口的背影，甘知苦在心里暗想：马处长那儿大约有七八分了。

收拾完桌面，送走最后一位顾客，甘经理来到野味店门口关店门板子。眺望着灯火辉煌，人影绰绰，脚手架林立的建筑工地，他躊躇满志地嘘了口长气。“七五”期间，国家在江浦新开发区投资几十个亿，兴建火力发电厂，化工联合企业。数万名城建、化建、农建施工队伍，象“土八路”从四面八方开了进来。当初他夹着个被窝卷来这里找事做，在伸进工地的水泥路两边，就已生长出这条简陋而又五彩缤纷的棚厂街。那些歪歪斜斜的油毡棚，铁皮棚，木板棚，仿佛还没站稳脚跟，没拿定主意，就匆匆忙忙挂出了理发店、缝纫店、修鞋店、烟酒小卖店，熟食冷饮店的招牌。他混杂在野心勃勃，熙来攘往的包工头们中，成天在棚厂街转悠，不停地磨脑子，打主意，希望在蛋壳子上找缝隙，钻入工地包工揽活。投标中标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除了来头，背景，实力，剩下的功夫全在公开的，慎重其事的办公桌会议桌外。他窥探到这个奥秘，便毫不犹豫地叫两个女儿和一个“神猎手”未来女婿，一齐上阵，在棚厂街搭棚子，搞起了这个野味店。

现在甘知苦每拿起一块门板，就好象翻开了一页自己的环城农建公司成功的记录。在大把出汗大把挣钱，钞票哗哗响，物资转手，人欲横流的建筑工地，在逢春的葡萄藤一般延伸的棚厂街，他的野味店很快吸引了工地上各式各样的人

物。他特别留心观察揣摸指挥部、工程处那些大小科员，工程师，科长，处长的脾气，性格，好恶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人”，“人关系”，在他们身上暗下工夫。最早，是马处长身边的哼哈二将之一的小陆开恩，给他带来了一份将近二十万元的土建工程的承包合同。他立马在棚厂街打出旗号，招兵买马，拉起了第一个包工队。接着哼哈二将引来了手握重权，酒、色、财、气样样来劲的马处长，他的第二，第三个包工队搞起来了。不到两年时间，他的公司有了10多万元包括碎灰机，搅拌机，震动棒，成套脚手架在内的固定资产，他的私人存折上一年添个五位数。至于野味店，早就由三个包工队帮工帮料，改建成了棚厂街一流的两层平顶小白楼。楼下有设备齐全的伙房，带冰柜的库房和宽敞明亮的营业间，楼上除了一间雅室，还有他和女儿们的卧室，帐房。有一流的女儿们一流的服务，野味店成了棚厂街的“宾馆餐厅”。工地上一些重要活动，最后都往往来这里“呷谈”一顿……

野味店已经够风流的了。

甘知苦关好门板转身上楼时，发觉楼上的笑闹声已经低落，猜拳行酒令的叫喊也没有了。青香妹子怎么还没唱唱“邓丽君”呢？眼前到了青黄不接的关键时刻：三个包工队承包的第一批工程都已接近扫尾，如果在投标中不能弄到即将上马的住宅小区——哪怕是三五栋宿舍的合同，他的三个队就只能遣散，扫地出门，那他的环城公司还怎么能够发展呢？没有雪，只有狮子，狮子本领再大也无法滚雪球。对这样生死存亡的利害关系，三女儿绿妹子是心领神会的，她正在拼命卖力。然而满女儿青青毕竟还是细毛嫩鸭，不知世事

深浅，一点也不懂父亲的心事。

走进陪客们一个个僵立在那儿，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雅室，甘知苦开始一愣，接着又一乐。原来马得明处长已经醉得象不倒翁，两手搭在绿妹子和青青肩膀上，两条腿还象搓麻花，朝两边东歪西倒。大概刚呕吐过，绿妹子正拿毛巾给他揩抹嘴角，青青却兀自捂着自己的小鼻子小嘴想笑又不敢笑。雅室里弥漫着一股经胃酸发酵过的野兽飞禽和酒，和烟草的混合的极不高雅的气味……

“你们——不要给我吃炮弹……糖衣的，”马处长一摇一晃，用红得象香肠的手指指点着雅室里每个人，“我马得明是讲原则不讲关系的……我唯一的缺点，就，就是爱喝喝喝点，吃，吃点……，你们小心，我我我马得明没喝醉，你们搞，搞不了鬼！我，我还认得你们，你们这些包工头……你——你是刘大脖子，你——，你这花面狐狸……还有你竹脑壳……”

包工头们想走不敢走，站在那儿听凭酒酣脸赤的马处长嬉笑怒骂，喃喃呐呐，他们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只能在脸上装出最忠诚，最可怜巴巴的无声的笑。有的笑得比绑赴刑场枪决的杀人犯还可怕，还惨人。

甘知苦搔搔屁股，脸上荡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狡黠：嗯，有了九分，快要接近十分了。

“你们好走吧！”他向那些包工头们拱拱手。那些被解放了的陪客，一边朝楼梯下走去，一边向站在楼梯口送客的他抱拳：

“打扰了，多谢甘经理……”

“小陆小解呀，我们也走，我们也多谢……”马处长挽

着两个姑娘的胳膊，却呼唤着两名部下的名字，一路象跳迪斯科走出雅室。小陆小解虽不如处长那么醉得到家，但也已头重脚轻，如腾云驾雾，自己照顾不来自已，哪里还管得了处长！

“哎呀，马处长，你醉成这样，怎么能走呢？”甘知苦上来帮女儿们一道搀着马处长，朝青青的闺房走去，“你先到青妹子床上歇歇，等醒醒酒我再送你回去……”

“我没醉，甘知苦，我知道你是好人……我没醉，没醉……”

“马处长，你这样回指挥部，碰见熟人怕不大好吧，还是先歇歇——”甘知苦将马处长推进青妹子卧室，推到姑娘干干净净有绣花枕头扑鼻香水的床上，放他躺下，同时吩咐青青，“快去给马处长泡杯浓茶……”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红包，塞到绿妹子手里，递个眼色说：“你快去送送小陆小解，别忘了多向人家说几句好话。”

马处长大概真的醉了。脑袋一碰到枕头，一闻到消魂荡魄的只有从姑娘身上才能发出的特殊幽香，他便安安静静合上眼皮，带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做酒神巴克科斯与阿里安娜公主幽会的美梦去了。

绿妹子拿着红包爽爽快快地送小陆小解下楼，青青却并没去泡茶，蹙着嘴站在那儿，身子一扭，两手捻着辫梢儿说：

“等下他要再呕，弄污了我的床怎么办？”

“弄脏了，洗洗嘛！”甘知苦在想他的心事。打如意算盘：只要他醒过来，在姑娘的房里就好跟他说话。

“他要睡得象猪一样，老不醒来呢？”

“那就把你挂在壁子上，等一夜。”

“爹，人家已经是大姑娘了，男人睡在这里多不好意思！”

“蠢妹子，”甘知苦瞅着羞羞答答的满姑娘笑了，“人家马处长都快四十，可以做你的爹了，怕什么？”

“人家说，马处长他……”青青瞥一瞥仰天八叉躺在床上，说不上特别漂亮，也说不得特别不漂亮的男人，突然想起绿绿姐说过的，“男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可惹不得”的那句话，心忽地突突突跳起来，一副脸模子红梢了耳根。

“爹，快下来，快下来——”绿妹子在楼下扯开嗓子叫。

甘知苦撇下马处长和青妹子，奔到楼梯口，边走边问：“什么事？”

“竹脑壳那个队出了大事故，他们队长和报讯的等在外面……”绿妹子慌慌张张地说。

“啊！”甘知苦拔腿就要朝门外跑去，突然又回身拉过三女儿，咬着耳朵细细叮嘱了几句。只见绿妹子点了点头，拍着鼓鼓的“人肉包子”在下面颤动的胸脯说：

“爹，你放心去吧，这里一切有我嘞！”

甘知苦心事重重地出门走了。绿妹子关上门，插上门栓，拉熄楼下的电灯，朝楼上走来。她怀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和无法抑制的欲望。她恨世界上所有的男人，但男人象磁铁，象陨石，对她产生了一种遏制不住的引力。她希望投入男人的怀抱，但不是为了从那里得到情意缠绵，消魂荡魄的爱情，而是为了一种报复，一种煎熬，一种粗野，为了换取她失去的一切。

风流野味店，看来真要风流一夜了。

第二章 年轻猎手

中秋过后，下过了第一场银粉早霜。青苍碧绿得生机勃勃的大地，顿时显露出生命的短暂，脆弱和可悲！绿叶一夜之间枯黄了，随着冷嗖嗖的北风纷纷扬扬飘落尘埃。小草还做着春天的梦，流动着夏天的血液，也蔫蔫地萎缩了，无精打彩地勾下了头。江河在奔流中消瘦，人在行走中畏琐，兽类在寒风中瑟索……

在人和天地之间，没有枯萎，没有畏瑟的是那头膘悍的浏阳普叙猎狗，和那个二十四五岁年纪，面膛英气勃勃，走路虎步生风的年轻乡下猎人。最近两年多来，普叙猎狗和年轻猎手，象一架标准石英钟，每天总是在这个时候，不早不晚，照准出现在棚厂街街筒子里。也不管刮风下雨，也不论阴霾飘雪，乡下猎人豹狗子一般结实的腰背上，总是斜挂着那支乌光贼亮的猎枪，枪尖儿和腰带上，胡乱挂着一串串滴着污血的禽兽野味。走在前面的普叙猎狗，象位极可爱的绅士，又象凯旋归来的将军，趾高气昂，但不主动伤人。有着一双鹰一般的锐眼和淳厚朴实面孔的猎人，在街头遇到面熟的店家，总是点点头默默一笑，算是招呼，从不跟人交谈。通街的人都习以为常，司空见惯，谁也不去打听天天给野味店送货来的年轻猎人，跟野味店的姐妹有何“秘密”。谁也